

通志經解



春秋權衡卷第十二

公羊第五

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曰長狄也非也春秋有赤狄白狄山戎陸渾戎淮夷之類記夷狄如此之詳也苟有長狄如公羊所說蓋長百尺無爲不言長狄也

十二年盛伯來奔公羊曰失地之君也非也邢遷于夷儀此自遷也宋人遷宿此亡國之文也盛降於齊師此亦自降也齊人降鄆此亦亡國之文也此類分明理無可疑然則邾本未亡公羊強謂之亡此盛伯自來奔魯公羊謂即莊公時所滅者且莊公至今七十餘歲矣又曰與郕子相似亦可怪也

子叔姬卒公羊曰母弟也非也子叔姬者子叔姬也
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公羊曰曷爲以水地河千里而
一曲也非也河曲者亦地名爾豈謂千里一曲乎若
千里一曲悉可名之河曲是三河之間無他地名直
曰河曲而已不亦妄乎何休又曰起兩曲益非也戰
于瀆泉公羊曰瀆泉者直泉也可謂兩曲乎
十三年陳侯朔卒不書葬何休曰盈爲晉文諱也劉
子曰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十四年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公羊曰道淫也
非也按齊舍未踰年魯人豈以女子之縱令世衰多
居喪而娶者春秋猶書子叔姬歸于齊

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何休曰不稱使者宋無大
夫按司馬即大夫之官華孫即大夫之名何謂無大
夫乎又祭叔來聘何休云不稱使起我無君今此不
稱使又云無大夫其言雜亂不可條理豈不甚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公羊曰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
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按此言脅我則近矣其說不
言來之意則謬矣有來者有不來者此其不來者也
春秋據實而書耳非爲內辭也且文稱齊人歸公孫
敖之喪見脅明矣何必云來也哉又曰筍將而來按
敖死殆十月豈可置之編輿以行此又理之不然者

諸侯盟于扈何休曰不序不日者順上諱文使若扈之盟都不可得而知非也扈地雖同文公之行有善惡惡自當貶善自當褒何有貶其前會之惡遂舉地而諱之乎若以文公之行無改者此扈之會猶前扈之會也是又不然按十三年還自晉注曰文公前扈之盟不見序後能救鄭之患不逆天王之求上得尊尊之義下得解患之恩一出三爲諸侯所榮若此文公可謂能變矣秦穆能變公羊以爲賢文公能變春秋反追其舊惡乎何謂順上諱文使扈之盟爲不可知哉

齊人來歸子叔姬公羊曰其言來何閔之也非也加

來何以爲閔不加來何以不閔此直來歸耳無強說也凡公羊言來歸之意多若此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公羊曰入郭書乎曰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非也入郭殆矣幾乎入矣勢不輕於圍豈得不書乎

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公羊例曰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非也大夫弑君有稱名氏者有獨稱名者有稱人者所謂賤者也至於盜則皆盜賊矣非所謂賤乎賤者也大夫相殺正當明其罪王札子殺邵伯毛伯是也稱人者其有罪者也其文意分明可不講而得又何紛紛乎

凡弑君者公羊或云當國或云不當國使春秋之例此可通也固足信也今當國者或不當國不當國者或當國例與文反豈可賴乎且公羊分別當國以謂見輕重也夫弑君者何惑於輕重乎而固分別之哉

宣公

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曰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非也大夫待放者以道去其君者也君放大夫者寬其罪於死投之於遠者也若放驩兜于崇山之類也無去是云爾豈非正乎

晉趙穿帥師侵柳公羊曰柳者天子之邑也不繫乎周者不與伐天子也非也信如公羊之言柳爲天子

之邑趙穿伐之晉罪大矣春秋曾無文貶之乎卻缺所以稱人者納接菑也無駭所以不氏者始滅也衛侯朝所以絕者犯命也以卻缺論之則晉當稱人以無駭論之則趙穿當名以衛侯朝論之則此誅絕之罪其無文以貶之何哉

二年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何休曰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非也一國之卿戰而大敗敗而見獲其恥可知矣春秋雖不明之人獨不見乎又成十五年宋華元自晉復歸于宋何休曰不去宋者華元賢大夫故繫文大之也此一華元之身或冒宋以惡賤之或冒宋以美大之是何淆亂哉

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公羊曰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非也聖人作經曰諱國惡云乎豈曰文過云乎誣人甚矣

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公羊曰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非也昉以高固之來故并書以譏之爾無他義也

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公羊曰趙盾弑君何以復見此問之迂者其意欲發盾非弑君也不知例不可通也凡弑君復見者寧止盾乎以謂盾復見則非弑君宋萬復見亦非弑君乎說者乃巧辭蔽之如此誰不能者然去道已遠矣

八年仲遂卒于垂公羊曰不稱公子貶也是也何休曰貶加字者起嬰齊為歸父後大宗不得絕也非也必如休言季友卒復欲起誰為後乎且古之人賞善罰惡不私其親弑君者滅其人汚其宮何大宗不可絕哉

九年取根牟公羊云邾婁之邑也何休曰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劉子曰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公羊曰言我者未絕於我也非也若未絕於我經何故得書齊人取濟西田乎何休又云明齊不當坐取邑如此春秋書齊取之者乃

非也迷惑至如此按僖公取濟西田本當得之何休以謂坐取田今齊人取濟西田本不當得之何休以謂不坐取田持議詭僻非所謂使民無所措手足者乎

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欒由何休曰所聞世治近升平記外離會言會者殊夷狄也非也會狄者便文耳他時中國離會可曰某人某人會於某狄不當稱人又不可曰晉侯狄會於某書會狄者便文故也休不曉其意而造異端其實於道無所損益

楚人殺陳夏徵舒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也非也此譬猶蔡人殺陳佗耳何以異哉且外討弑君

之賊何不得乎假令於義小負尚未可貶稱人也田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請討之聖人豈不知義而欲陷其君使至於貶者如公羊意是謂仲尼不知義也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公羊曰納公黨與也按公羊例立納入皆爲篡此公孫甯儀行父稱納者篡大夫乎其謂之公黨何哉何休曰徵舒殺君二子如楚訴之徵舒之黨從後絕其位然則二子之位本不絕也困於賊臣故失職爾今何以謂之納反從篡書乎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公羊曰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君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非也大夫不敵君而荀林父獨得稱

名氏以敵楚子此可謂與晉而不與楚子爲禮而非
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城濮之戰子玉得臣不見
名氏公羊以謂大夫不敵君也彼子玉以不見名氏
爲不敵君二者孰能知之乎又城濮之戰晉文公也
今邲之戰楚莊王也二君者皆公羊所賢同爲設義
而乖異如此此雖使公羊復生吾知其必不能合也
而諸儒競爲文飾以惑後進豈不可怪也哉
十四年曹伯壽卒何休曰日者公子喜時父也劉子
曰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公羊曰大其平乎已也非也
臣無專美古今之通誼也且莊王非不賢者司馬子

反何不退與其君謀而遂擅與宋平且吾觀子反既
以宋情告莊王而莊王更怒者其意非必獨惡子反
之以軍糧告宋也亦愠子反之擅平於外也故曰舍
而止如使莊王素懷不仁之行必且窮國之力而甘
心焉是由子反激之也而子反乃今劫君以先歸而
後僅克成其功亦幸莊王素有仁人之心爾故子反
進則擅君之美退有邀君之罪二者無一可而春秋
乃大其平乎已可謂義乎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公羊曰潞何以稱
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非也赤狄狄也潞氏
狄之別也潞子其君也夷狄之君稱子周禮也非爲

善而亡也蓋迷於有爵爾

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何休曰言及者留吁行微不進非也言甲氏留吁則似一國言甲留吁則一國愈明故以及絕之爲二國也又氏者所以配甲也非爲行進也文固不可曰晉人滅赤狄甲及留吁又不可曰晉師滅赤狄潞以潞子嬰兒歸故以氏足之爾公羊乃謂國不若氏非通論也

成周宣榭災公羊曰新周也非也吾旣言之矣
邾伯姬來歸何休曰嫁不書爲媵也來歸書者後爲嫡也若其始嫁時邾子未爲君亦當不書休何用必之乎此非君子之言也

成公

元年作丘甲公羊云譏始丘使也何休云使丘民作甲非也若如此經自當言丘作甲非作丘甲也且如何休所譏春秋當爲惡其使農爲工亂四民之業爾然則當言農作甲或言民作甲何故云丘乎丘者井邑之類若丘民作甲井民獨不作甲乎春秋但曰井作甲豈不益明而度邑指丘其意何哉

二年戰于鞏公羊曰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非也春秋不王魯吾旣言之矣且曹何以獨無大夫乎若曹以小國故無大夫鄭亦伯也亦無大夫乎且春秋之正諸侯也以王爵不以土地廣狹也曹鄭

同儕一有大夫一無大夫何哉

齊侯使國佐如師公羊曰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
使乎大夫何佚獲也非也君不行使乎大夫者謂安
平無事耳今兩國治戎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君
命有所不受其重且專也可知矣行使何傷又諸侯
會晉師於棐林實趙盾之師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
也君不會大夫故可言晉師不可言趙盾師今此亦
言晉師足矣乃其常文何以爲不行使大夫乎
取汶陽田何休曰不言取之齊恥乘勝脅齊求賂也
非也此乃取齊所侵地耳何恥之有

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

人薛人鄆人盟于蜀公羊曰其稱人何得一貶焉云
爾吾不識此語得貶云者竟何事也吾欲問之

五年梁山崩公羊云外異不書非也迷於百二十國
寶書不知據魯史爾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田歸之于齊公羊云內
辭也脅我歸之也非也此直書其事耳亦何內辭哉
又云鞏之戰齊侯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亦
妄也仲尼稱顏子三月不違仁以謂難也如齊侯遂
能若此過顏回遠矣國人歸之諸侯畏之死何以復
謚頃公乎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公羊曰錄伯姬也非也伯姬

雖賢然當此之時未有可賢者賢在其守死善道非禮不動耳豈可先事褒之哉

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公羊曰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是謂天子天王等耳而何休說之又異其文意自相伐也是非之說可勝紀乎

衛人來媵公羊說與納幣同非也

十年乃不郊公羊曰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是矣何休乃言諱使若重難不得郊其意欲指乃難乎而也不知本不可稱而不郊也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休又云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夫不免者直繫之耳何說盜乎且此又小惡不足以深

諱也

十五年宋華元自晉歸于宋何休曰不省文復出宋華元者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大之也非也此但常文耳無所見義必欲爲之造說者宣二年書宋華元以謂賤恥之若實賤恥乎若實美大乎何二三也宋魚石出奔楚何休云後言復入者出無惡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非也此本不當爲例且不可推之也向令魚石不復入彭城便當指之爲殺山者矣休意欲爲漏言護短故爲此解短不可護而拙彌甚會吳于鍾離公羊曰曷爲殊會吳外吳也非也一地而再言會者明一會也吳則其君矣未可以爵通又

不可稱人稱人則下從大夫之例故須云會吳以成其文也若實外吳者後吳人會向何以不殊之又會於申有淮夷亦何以不外之吳豈不若淮夷哉夫太伯至德實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伯父也春秋豈端外之乎

十六年會于沙隨不見公公羊曰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非也按公即位至今十有六年矣豈得云幼哉近上不郊不免牲等公羊輒云公怨天怨對有不敬心也若此時尚幼彼時固甚幼幼不當恥何苦責之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公羊曰代公執故仁

之非也凡國有罪而執其正卿禮也又公羊說公時尚幼則罪非公爲罪非公爲則正卿當執矣此乃行父致恥於公春秋何故反仁之乎理苟不足仁之則舍於招丘都不如公羊之語也又晉人來乞師而不與何休云不書者無惡亦非也晉爲伯主伐叛討罪所以恭王命也乞師於屬諸侯其意甚恭而魯人靳不予之是惡矣何謂無惡乎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曰九月非所用郊也非也五月郊何不加用乎五月豈所宜郊乎且如公羊之言春秋但譏郊失時爾直曰九月郊理豈不明而加用乎又曰用然後郊明公羊初未了經意聊爲此

說爾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公羊曰非此月日也待君命然後卒大夫非也君之許嬰齊爲大夫固在前矣君至而後明之爾然則卒嬰齊當在致公之前無疑也若以嬰齊反未至故不得以大夫卒之者嬰齊之卒竟未爲大夫則嬰齊終不合卒無爲但移卒於致公之後也若以公許之則成大夫矣先公未至卒之何傷乎假令國人未知公命不錄其卒公後告之乃追錄其卒既追錄之固應在致公之前明公之許之爲大夫也固在前爾豈不可乎又公孫敖卒于齊彼不待公命何爲卒之哉物有似是而非者此之謂也

襄公

二年陳侯使袁僑如會公羊曰後會也非也吾於陳侯如會已言之矣又曰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何休云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亦非也成二年戰于鞏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當此之時亦得齊國矣則何不復出齊國佐乎

五年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公羊云相與往殆乎晉也非也請解之於滅

會吳人鄆人于戚公羊曰吳何以稱人吳鄆人云則不辭是也言不可以爲文辭也然公羊問吳何以稱人者是謂吳不當稱人也則非矣各有所施此年會

吳於善稻其君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其臣來會也君臣異辭此所以不同非爲欲抑鄆人故進吳子爲人也且若所言春秋序吳於鄆上則是抑鄆矣亦無緣更進吳也

六年莒人滅鄆公羊曰鄆取莒公子爲後故春秋書之同於滅也陸質曰若鄆取莒人爲後者罪在鄆子不在莒人也春秋應以梁亡之例書鄆亡不當但責莒人而已此言善也

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公羊曰大夫弑之爲中國諱不忍言也非也臣弑其君孰與乎弑其父哉弑其父春秋不爲中國諱也今何故忽

爲中國諱弑君乎又人弑其君不務正其罪而顧欲遮覆掩匿使爲惡者不顯而銜冤者不報此所謂以利口覆邦家者也非君子之辭也又曰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亦非也未見諸侯者記事之次序耳何足問乎

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公羊曰邑不言圍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非也伐一事也圍一事也取一事也三者不相亂明矣而猶云云不亦惑乎又此下有季孫宿帥師救台即莒人已取之者尚何救哉又十五年齊人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公羊曰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是謂齊已取成矣明年又有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即已取之者安得又有一成而取之乎又十五年公救成至遇下云季孫宿帥師城成郛即齊已取之魯安得郛之乎

十八年白狄來公羊曰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似近之矣其實非也王者正朔本不及夷狄豈責夷狄以行朝禮哉苟爲順其俗而至者其有慕中國之心斯可謂朝矣

十九年公至自伐齊公羊曰何以致伐未圍齊也非也若諸侯實未嘗圍齊者春秋何得書之乎且春秋所謂紀事之書而非記意之書豈得探意以爲事哉

取邾婁田白澮水公羊曰澮移也非也向者執邾子乃爲此爾且如公羊言魯以澮自移而取田春秋乃坐其君以盜地乎何悖也

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公羊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非也若兵未出境豈得擅還哉春秋記其至穀者乃所以明境外得專之也與公子結于鄆一例矣何休曰言乃者士匄有重難廢君命之心亦非也乃猶即爾譬如箕子乃言之類直謂遂然非必重難也大凡以乃對而則而輕乃重謂若乃克葬而克葬二者文通而字異故得以別輕重若文不可通則亦不可通也乃不郊乃還乃卜三龜若此

之類訓與即相近非復乃克葬之等也然則理自不合言而非不欲言也

二十二年邾婁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公羊曰邾婁無大夫非也其曰重地是也假令賤者竊邑來奔不可但云邾人故須著見其名示有以懲勸也

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公羊曰以近書也此文過飾非之辭非要言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公羊曰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非也若盈能入晉禍已矣且何能勿納乎夫盈之不單身入晉審也苟焉不能入晉矣則雖由乎曲沃亦何能入乎然則由曲沃之

士衆以入者也春秋宜先明其復入曲沃乃後言其入于晉今何故反顛倒之乎按盈入于晉晉人不納盈爲未嘗得入也春秋不當書入矣由乎曲沃而入是得入也春秋當書入矣不當書而書當書而不書是何謂春秋乎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公羊曰先救後次先通君命也非也大夫受命而出豈有君命而不通哉何必爲此文乎

二十五年諸侯同盟于重丘何休曰會盟再出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誅崔杼按是後遂無誅杼之事則此妄語也

衛侯入于陳儀公羊曰曷為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弑也非也衍雖失位非剽臣也剽雖得國非衍君也春秋豈謂衍為諼君乎哉何休又謂衍不能自復遂詐為剽臣此非人之情何有此事哉入于陳儀者猶突入于櫟公在鄆爾不須多疑而更紛紛也

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何休曰痤有罪故平公書葬如休言者痤何以不若鄭段省其氏乎痤不省氏無惡明矣且凡葬者臣子之事也君弑不討賊不書葬者以為無臣子故可以至此焉今以誅大夫之故故去其葬謂誅大夫與弑君比乎且凡君殺母弟世子則直稱君殺大夫則稱國所以貶之已明矣何

賴於葬不葬乎

晉人執衛甯喜公羊曰不以其罪執之非也晉為伯主不討賊不執人則已矣今欲討賊且執人而反不以其罪執之何哉此殆不然

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公羊曰已約歸至殺甯喜然則喜非復有他罪也衛侯以弑君誅之耳以弑君誅之何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乎謂衛侯不當誅喜乎何以責定公不能討季氏也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公羊曰曷為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為殆諸侯為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非也此乃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耳何謂殆

諸侯乎假令衛石惡實惡人者何至能變亂諸侯之盟乎衛比諸侯亦小國耳何至諸侯遂危懼之乎皆事之不然者且石惡名爾行未必惡也謂名惡者行惡名善者則行善矣董賢可謂賢乎

三十年葬宋共姬公羊曰外夫人不書葬非也內女不書卒者常禮也嫁於諸侯則書之既已錄其卒矣何得不錄其葬乎唯所貶乃不書葬耳

會于澶淵宋災故公羊曰錄伯姬也非也宋災故者豈善之乎又曰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亦非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喪何大事之有又曰卿則其稱人何卿不得憂諸侯也亦非也大夫受君命以出爲會是

諸侯耳何用必其非諸侯之命乎

春秋權衡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權衡卷第十三

公羊第六

昭公

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陳公子招云云公羊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也非也公羊以母弟稱弟故云爾不知母弟可以稱弟而不可常稱常稱皆以重書也且招之罪在殺世子偃師不在會于鄆也聖人褒貶各於其事豈有迎其未然之事探其且然之罪以爲貶哉推此而言傳云母弟稱弟不可通也又曰招之罪已重矣何爲復貶於此著招之有罪也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地亦非也夫殺世子此招之罪也滅陳之國此則非招之罪也以楚討招而滅

陳而遂移罪於招豈春秋之理哉

三月取鄆公羊曰鄆者內之邑也非也鄆常見於春秋皆與莒事相附此莒之附庸明矣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公羊曰秦無大夫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非也凡春秋所言出奔皆貶也今如傳所說鍼者乃秦伯之過此自當貶秦伯而不當貶鍼也向若春秋書曰秦伯放其弟鍼於晉則可問曰秦無大夫此何以書曰仕諸晉也以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放也今經言奔此罪在鍼不在秦伯明矣何以見秦伯仕之於晉乎由是言之所謂秦無大夫者

直虛言爾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何休曰不從莒無大夫去氏者篡重不嫌本不當氏也非也莒去疾猶曰齊小白莒展猶曰鄭忽此乃常文見貶爾自不得從大夫例也

疆鄆田公羊曰畏莒也非也成公九年楚人伐莒莒潰楚人入鄆襄公十二年莒人伐我圍台季孫宿救台遂入鄆今又因莒之亂疆鄆田此明鄆爲莒附庸明矣鄆本屬莒故魯取其邑未得其地故因莒亂帥師而往分明疆土此乃欺之非畏之也且以理言魯強莒小魯安莒亂何爲乃畏莒哉季孫宿帥師入鄆

豈自入其邑哉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何休曰名者所見世責小國詳此乃大繆且不可信自是以前出奔而名者不爲失地即大惡也今至款獨云在太平世責之詳亦幸見款無他大惡故令休得如此云即令款身有惡如衛朔比者豈可連書兩名以見之哉不連書兩名不足以見法也何者款負大惡而名之休必謂款以大惡名不曰見治太平名也

四年會于申何休曰不殊會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此亦無理不可信也休謂楚今行義故春秋以病中國然則楚自

合進與中國等矣則宜殊會淮夷以起其事今乃云欲順楚義而不殊其類是足見楚與淮夷未有異也何能病中國哉原其所以云云者欲成向者殊會吳之說耳按會于向吳人鄆人在列又何故不殊取鄆公羊曰諱滅也非也莒已滅鄆矣此又能重滅之乎公羊本謂鄆未滅故因而爲之辭耳

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濇泉公羊曰濇泉者直泉也非也此地名爾豈謂戰而泉涌乎戰而泉涌固當舉戰地於上而後書曰有濇泉不得引濇泉以爲戰地也且公羊說于泓以水地者善其不薄人於險也戰于河曲者河曲䟽矣非水地也戰于乾時者著時

之乾亦非水地也戰于邲者又善楚莊王不厄人也
則是以水地者必水戰矣今此舍地之名更著稱是
豈莒魯之師居泉中戰乎

秦伯卒公羊曰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非也謂秦爲
夷則經書秦伐晉乃其理自通然矣非貶之也或謂
秦是夷或謂秦非夷何哉且諸侯卒不名者多矣可
以悉謂之夷乎凡夷狄之爵雖大不過子秦爵伯也
非夷亦明矣又詩序獻公之女爲秦穆公夫人而生
康公康公爲太子時贈送晉文公于渭之陽作渭陽
之詩則康公者嫡子也今尋公羊以文十八年秦伯
瑩卒爲穆公則宣四年秦伯稻卒爲康公驗此兩者

又各有名非匿之也公羊乃云嫡得之然則秦伯亦
未盡用夷禮安知彼不名者自與中國諸侯不名同
哉

七年葬衛襄公何休曰當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
不早廢之臨死乃命大臣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爲亂
故危錄之未知休何以見此事耶推此言也而觀之
其妄可勝記乎

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按此但殺世子爾
而元年公羊說云自是弑君非實事也

蒐于紅公羊曰以罕書非也吾旣言之矣

九年陳火公羊曰存陳也何休謂陳爲天所存非也

此自聖人欲存之故錄爾安知天意

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平之公羊曰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子謂不成其子而稱世子義與文反難以說也又鄭忽亦稱世子豈復不成其子哉又曰用之築防此似兒戲非可也

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公羊曰伯于陽者公子陽生也非也公羊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寶書也豈百二十國書悉如此殘缺乎曷爲不革又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寶書而見於春秋者裁六十餘國耳所以不悉見者師說是非卓詭則不取也如陽生此事殘缺乃爾又非卓詭蓋何足復錄乎

明春秋之作據魯史審矣以是論之伯于陽非公于陽生其所云云者皆誣聖人也

十三年公不與盟公羊曰不恥不與是也言諸侯遂亂反陳蔡非也陳蔡滅而復封此豈非所謂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者乎何故恥之

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曰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非也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幾仲尼語之詳矣而不及此此所以知其非也

蔡昭吳奔鄭何休曰不言出者始封名言歸嫌與天子歸有罪同故奪其有國之辭明專封非也以昭吳

四
百
七
為蔡侯之身邪蔡侯始歸名廬後卒亦名廬此不得謂之昭吳也以昭吳為蔡大夫邪國非大夫之有奈何於大夫之身奪有國之辭哉以謂欲見專封也蔡侯廬歸于蔡其專封不既明已乎且齊侯嘗專封衛邢杞三國矣未見春秋復奪三君之國也今此何故獨奪之邪

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公羊曰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非也春秋之義善惡各以其事進退之何有賢其祖而遂諱其後子孫惡乎且所以諱賢者之過者謂小不足以妨大短不足以毀長而可以成人之美者也若乃大惡至叛君專地反臣子之義亂人

倫之常矣而猶為之諱乎如必賢者子孫則罪皆可諱是蔡管不誅於周也由是觀之所謂公子喜時諱其義安在哉何休又曰有明王作喜時當還國亦非也伯夷叔齊讓國其弟當武王之興不聞還孤竹之封於伯夷也豈伯夷為不及公子喜時哉武王非王者哉

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羊曰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非也宋南里者入宋而居南里也又何疑焉

二十二年王室亂公羊曰言不及外也非也此不問可解矣謂王室亂者嫡庶並爭亂在宗室者也本不

得言京師亂成周亂王城亂其理適然而何休又云云皆趨文而遺意者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公羊云其稱王猛何當國也非也王猛乃王矣未逾年是以前不可稱天王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何則獨言子則似魯之子冠王於子則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者明是乃王者在喪之常稱可無疑也殷人作書以君名篇明都不諱也周人以諱事神死則諱之生亦不諱也逾年之後臣子可稱之曰天王未逾年則以王繫名通謂之小子王生名之死亦名之明尊未成也今此王猛是生名之也後曰王子猛是死亦名之也而公羊

不達此見文稱王猛則謂與小白齊突等矣不知又無所移易也甚矣其陋也且春秋書王猛居于皇即猛不正可言居乎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公羊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何休云得京師地半自稱西周非也此休不知之耳又曰其言入何篡辭也亦非也向王猛居于皇亦何不言入乎必若以入爲篡者下有天王入于成周亦可謂篡乎

王子猛卒公羊曰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非也向言王猛者以文不可繫子人言王子者死當以子禮治之明是乃王之子也言卒者未逾年之

君猶子赤子般皆言卒也言卒則可言薨則不可猶夷狄之君言子則可言男則不可也禮之次序各自有所宜不必未逾年之諸侯則當稱卒未逾年之王則當稱薨也何休云春秋纂成者皆與使當君之非也春秋視篡奪之人無可奈何爾隨其自所稱呼而書之者見其罪也豈與使君之乎若纂成則與使君之是春秋獨惡不善篡而縱所善篡也太爲之防民猶逾之又開其利篡者衆矣

二十三年吳敗蔡胡沈頓之師公羊曰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詞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非也此欲自文

飾其短爾按戰者凶事非禮讓之事就今夷狄主之又何不得而春秋不肯乎又夷狄所以爲夷狄者正以狡詐無義爾中國所以爲中國者亦正以禮義尊尊耳今春秋所以退中國不使主戰者以其不爲中國之行也而夷狄能結日偏戰不爲狡詐何故不得主中國乎中國有惡則不得進狄有善又不得進此豈褒貶之指哉且王室亂非蔡胡沈頓所能任其憂也何故責之爲夷狄乎故於吳則沒其偏戰之善而誣以詐戰之惡於中國則罔以夷狄之行而強詆以罪此弊由用日月爲例也試不用日月之例則戰自戰敗自敗了然分矣

獲陳夏齧公羊曰吳少進也然則吳猶得獲中國豈不得主中國且所主者但戰而已何嫌不得哉天王居于狄泉公羊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非也其意以謂未三年不當言天王爾王者雖諒闇三年然逾年之後臣子可以天王稱之矣而王者未可自決政事也豈謂都無天王之稱哉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明命自上下不合稱之也天王居于狄泉臣子稱之理自得稱天王也聖人之意可見矣

二十四年叔孫舍至自晉二傳皆無叔孫公羊獨有此似聖人本意所謂辭繁而不殺者也但說之非爾以逐季氏也非也若七月聚眾則何至九月公乃出奔乎何休又說日爲君辰爲臣去辰者逐季孟之意蓋迂而不典

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曰其言入何不嫌也何休云不嫌爲篡但起其難然則於王猛何以獨惜此義

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何休曰不書闔廬弑爲季子諱非也季子之不討闔廬者蓋勢不可也豈義之乎故託不忍父子兄弟相殘耳而春秋何爲遂爲之諱夫弑君之惡大矣尚可諱乎若弑君之惡而可諱何

則不可諱乎季子賢者也賢者之心豈止於不欲父子兄弟相殘殺乎雖殘他人亦不可也苟焉春秋但順賢者之意而爲之諱是一國有賢通國無罪也其大者至弑君而猶爲之諱則其小者戕人賊人固不當問矣且季子之不討闔廬其義安在哉知力不足討而外託不忍者也然則季子之不忍親親之私恩也春秋之褒貶天下之公義而觀季子之行事苟非其力不足者則季子未免於貶何者私親親之愛而亂尊尊之序聖人不爲也是以周公致辟二叔而不疑今季子何得擅以私愛廢公義哉然所以仲尼美之不貶者知其力不足而能外託親親若是者可謂

達權矣此其指也以謂順賢者之意則可以縱弑君之罪不亦悖乎不亦悖乎

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公羊云通濫也非也以叔術爲賢賢既不足又懸隔數十世之外而通叛君之黑弓使當有國誰能信之乎漢諸儒辨此多矣是非紛拏者惑於辭也不若以大義格之使在度外且仲尼稱雍也可使南面居敬而行簡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有如叔術之爲者乎平居講道則多雍也退而作春秋反貴叔術是自相駁也其非聖人意亦可知矣

定公

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公羊曰兩觀微也又曰主災者兩觀也皆非也災有先後據見而書譬猶六鵙退飛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鵙審之則退飛何至顛倒先後強出尊卑乎尋繹其意所以迷惑者以謂桓宮僖宮災不言及也彼自火並出燒之莫知次序故直以遠者序上耳又云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其意以下新作雉門及兩觀為比亦非也新作可序上不可序下災可序下不可序上此亦制作之常理何足致疑而問之乎

四年公及諸侯盟于浩油何休曰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荅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非也春秋諸侯之會常事耳非王道之正也無故繁文推以為喜春秋何喜於此哉

六年仲孫何忌公羊曰譏二名其意以謂二名難諱也古者蓋雖君之名臣不諱矣父之名子不諱矣及至於周臣諱君之名子諱親之名然猶諱其死不諱其生諱其同不諱其嫌二名則不偏諱也仲尼之母名徵在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自仲尼不偏諱二名況其他乎夫已不能諱二名反譏人之二名豈理也哉

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何休曰辰言暨者明仲佗石彊強與俱出非也若如休所言辰罪

爲輕何故反序上乎又何爲明年入于蕭而書及乎
按隱元年公羊云暨猶暨暨也不得已也未知不得
已者爲已不得已乎謂他人不得已乎以吾觀之則
暨使他人不得已是何者暨之意強也競也故曰
暨暨以暨暨之故人不得已從之此可知矣昭七年
暨齊平者是時魯數侵莒莒者齊兄弟之國又元
年莒去疾自齊入莒有親親之恩故齊與魯 怨不
平也於是昭公外娶于吳而朝聘於楚深得其威因
此以強逼齊爲平春秋惡其貪殘不知恥而服人不
以德故書暨齊平不盡其事微以見意也今此暨仲
佗石彊亦猶彼矣若如休言昭七年暨齊平者齊魯

初未有惡何忽有平哉然說經者患各執一偏吾言
及者自通文無汲汲也言暨者乃強人之文是我強
人非人強我也彼人強我者如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及晉處父盟之類皆自見矣用是求之及非汲汲暨
非強我明矣且若必謂暨爲我不得已者及晉處父
盟亦可謂不得已矣則其言及何

十二年薛伯定卒何休曰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
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弑故略之劉子曰推此
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且公羊曰立嫡以長不
以賢蓋防亂也如休所言更相違矣

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何休曰子雖見逐無去

父之義此不達於變也諸侯以國爲家四境之內力能專制之若蒯聵不去爲靈公所殺則陷父于大惡今奉身逃竄者收小惡於己也以小易大其情甚順此非春秋所惡也

哀公

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公羊曰曷爲不書入于衛何休曰據弗克納言于邾婁非也彼以弗克納故得言於邾婁耳此但得入戚未得入衛故不得言衛亦其理自然何以見父得有子乎凡父得有子子不得有父豈不誠道乎然於此經則害於義故其言則是也其於說經則非也

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以爲可古人已有能辨者矣

桓宮僖宮災公羊曰復立也不言復立見者不復見也非也古之人豈無所省文哉亦不若是而省之耳且必若云襄公作三軍舍中軍曷爲獨書哉

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陳乞弑其君舍公羊曰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諼也非也如公羊之說陽生本正與商人相似弑而代立與商人相似陽生諼而弑之商人亦諼而弑之所以諼之雖殊所以爲諼則同今何故陽生商人乖異若此哉公羊本欲引商人以求與之合而事同文

別反更大繆乃知例苟不通者雖曲說愈僞也何休以爲不舉陽生弑者諉成于乞然則是公子比之類也公子比棄疾宜效死勿聽故坐弑君陽生亦宜效死勿聽者也亦當坐弑君公子比首惡陽生不蒙首惡何哉

七年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公羊云內辭也使若他人然非也邾魯相近故初秋伐之八月又入之此自兩事理當並書無取於內辭也入邾婁使若他人猶有可諉以邾婁子益來又可云他人乎又曰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亦非也諸侯擅入人之國爲大惡可矣戰而獲人獲者則大

惡矣獲之者豈可同其科哉又此自入而以歸不得以獲解也吾旣言之矣

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公羊曰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非也當此之時魯人自救不暇豈有不救同姓之滅春秋遂責之乎且責魯不救而諱曹之滅縱失宋公之惡苟責無罪之魯甚非禮也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公羊曰吳主會也按吳主會必非晉所願也春秋宜曰公會晉侯暨吳子于黃池則與公羊例合矣今乃曰及吳子此其晉魯汲汲我欲之者邪又曰吳在是則天下莫敢不至也何休以謂云爾者欲爲魯侯殺恥故不書諸侯也

吾謂春秋審欲爲魯侯殺恥者書諸侯乃宜矣無爲乃沒之也

十四年西狩獲麟公羊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非也聖人作經爲天子法不苟記祖所逮而已蓋不得聖人之意而言之也且如所言祖者謂曾祖乎高祖乎如謂曾祖孔子曾祖防叔則孔父三世之孫如謂高祖孔子高祖祁父亦孔父二世之孫孔父死於桓二年其孫不得見隱審矣計防叔祁父之時應在閔僖之間春秋則當起於閔僖不宜始隱公也凡公羊之書其乖謬大體麤正之矣至於委曲微密似是而非索言之則不可勝言非講學辨論者不能

及也故闕焉以俟知者亦將有起予者乎云爾

春秋權衡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權衡卷第十四

穀梁第一

元年春王正月穀梁曰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按此實有事者以見隱公讓故不書公即位爾何謂無事乎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穀梁曰及者內爲志焉爾非也及齊高傒盟及晉處父盟豈復內爲志者邪又曰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言善其結信於魯故以字貴之亦非也春秋來會於魯者多矣不聞悉可貴也若以初入春秋故得貴之則桓十七年會邾儀父盟于雉又何爲乎且春秋之作貶諸侯明王道以救衰世者也凡記盟會者於王法所不得爲皆

貶也甫當貶之何有於褒且以私結盟之故而褒之後有善焉何以加其身

鄭伯克段于鄢穀梁曰克能也何能爾能殺也非也未有一字轉相訓詁而可并兩義者也誣人已甚矣及宋人盟于宿穀梁曰兩卑者也吾謂二國爲盟非兩卑者所定就有兩卑者盟春秋亦不書之何也事小而多不信可以略故也

公子益師卒穀梁曰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非也公孫敖仲遂季孫意如豈正者乎而皆曰叔孫得臣不聞有罪而反不日皆妄也

二年公會戎于潛穀梁曰會者外爲主焉爾非也若

令內爲志者可曰公及戎于潛乎

五月莒人入向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此義踈矣凡將兵攻人之國而能勝之入焉者斯謂之入矣非必以內弗受解也有入人之國而可以受之者乎然則穀梁今所言者歸入之例也妄并之矣

無駭帥師入極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又曰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按入則不得謂之滅而穀梁先旣以入解之末又以滅通之此似穀梁作傳時自以入爲義後竊見公羊之書以入爲滅又因注焉者也故兩義雖不相合而猶並存也又八年無駭卒不稱氏穀梁亦先曰隱不爵大夫也又云或說曰故貶之也此

兩者皆出公羊又皆係之初說之後明穀梁私見公羊之書而竊附益之云爾不然無爲兩事各自終始反戾也

紀履緌來逆女穀梁曰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進之也非也諸侯婚姻聘使相往來亦常耳何妄得進之且履緌國氏何異鄭詹而曰進之乎謂履緌進之者詹亦進之乎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穀梁兩說皆無足取者

夫人子氏薨穀梁曰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非也隱薨在十一年今夫人薨相去九年可得預知君當不葬而先除其葬乎夫人之義雖曰從君至於卒

葬非其所能自制也奈何以必從君限之哉文姜親與弑君春秋猶書其葬況於此非弑君之人乎

三年日有食之穀梁說晦朔之例雖文與公羊異而謬與公羊同吾旣言之矣

宋公和卒穀梁曰諸侯日卒正也非也齊小白晉重耳皆可謂正乎若曰篡明則不疑者此妄說矣本設日不日例者非復有他義也明正不正而已耳苟正者日不正者不日則其義可信而無疑今正者日篡明者亦日不知春秋何能不憚煩于篡明之人而必知其日哉若篡明之人乃去其日豈不益至公至明哉徒爲此紛紛何也又曹伯使世子射始來朝則曹

伯之嫡也莊二十三年曹伯射姑卒有月無日此復何邪

葬宋繆公穀梁曰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非也宋繆公之葬有何危邪春秋日葬者多不必皆有危也但欲以日月爲例而不知理有不可者以謂人雖有難已者而事無可據譬如說神怪者也夫以說神怪自況人亦以說神怪況之矣曾何足致詰乎

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穀梁曰言伐言取所惡也非也若不言伐則牟婁爲杞邑不明理自當爾何惡之有若言伐言取然後云惡則凡伐而不取取而不伐者皆不惡之哉

衛州吁弑其君完穀梁曰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非也宋督宋萬亦可云弑而代之乎公子商人豈非弑而代之乎而督萬氏國商人不氏國何也

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曰及者內爲志焉爾非也若外爲志可曰公會宋公遇于清乎又曰遇者志相得也按八年傳不期而會曰遇若內爲志又志相得非不期也

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穀梁曰不稱公子貶之也非也欲貶翬者宜於此稱公子既弑君而除之無爲先事而貶也觀傳此意與公羊同病吾既

言之矣

衛人殺州吁于濮穀梁曰其月謹之也吾爲春秋苟不舉月則勿謹之乎何必爲此文哉

五年考仲子之宮穀梁曰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非也若成之爲夫人經當曰考夫人子氏之宮今但曰仲子非夫人明矣又曰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亦非也若實非隱經當曰立仲子之宮今日考宮非非隱明矣實說仲子之卒在惠公末年故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賵後其葬期也不謂仲子之卒在惠公之前而平王因惠公之喪以賵仲子也爲穀梁者誤其前後故謂隱公追祀惠公之母其

實仲子與惠公同年而卒故隱公疑仲子未嘗祭於子不可便已欲通其意作宮祭之終已而已春秋許其知禮之變故以考宮書不以立宮書也初獻六羽穀梁曰始僭樂矣尸子曰始厲樂矣劉子曰言僭樂是也詎得厲樂乎

螟穀梁曰甚則月不甚則時劉子曰此亦說神怪之比也實甚而時無以詰之實不甚而月亦無以詰之若因而更之曰甚則時不甚則月人亦莫辨也公子彊卒穀梁曰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彊何也先君之大夫也非也隱雖讓國當此之時實魯君也爵命大夫何有不可哉周公攝政猶專廢置天下諸

侯況隱公明爲魯君乎又不知若隱公者苟爵命大夫則不成讓國乎其疑隱公之小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非也有伐者有圍者理當並書不得以輕重相覆也又曰苞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亦非也古之行師不必盡如此其暴也或問罪或討亂師之所至而百姓不擾猶謂之侵伐也可如傳所言名之乎春秋雖亂世會有一國以道侵伐不苞人民不驅牛馬亦不斬樹木壞宮室者春秋何以書之夫桓文之師誠有節制也其所侵伐庸得盡如傳所言哉又有可疑即復一國以兵加人即苞其人民驅其牛馬矣又

斬其樹木壞其宮室春秋可遂兩書侵伐乎

六年鄭人來輸平穀梁曰輸平者不果成也其意以謂春秋前魯與鄭平至四年時輦帥師伐鄭故鄭人今請絕前平也非也凡云平者蓋兩國約不相背云爾今魯以伐鄭平絕可知若鄭人不來輸平者寧可謂舊平未絕乎有伐人之國而猶自謂有平乎然則魯鄭之平不待告而絕亦明矣又安有不果成事乎七年叔姬歸于紀穀梁曰其不言逆何也是也知此叔姬必非媵也故得見于經矣又曰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非也不言逆者則君親迎者也常事不書故不舉君也范甯以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若然穀梁子

不當問其不言逆何也禮豈有夫逆妾媵者哉胡爲問之其問之也乃知叔姬非伯姬之媵也

媵侯卒穀梁曰媵侯無名狄道也非也春秋諸侯卒或名或不名者多矣豈盡狄道哉不可信之語此故爲甚

城中丘穀梁曰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故譏也非也若民衆城小可得勿城乎穀梁明知城爲保民爲之而又嫌其爲民衆益城自相反戾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穀梁曰其弟云者以其來接于我貴之也非也諸侯交聘亦嘗事耳何遂分別貴賤哉

哉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穀梁曰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不知穀梁之意謂此伐者真亦斬樹木壞宮室邪毋乃直以大天子之命進之言伐邪若真斬樹木壞宮室者此一人之身安得樹木宮室哉若直以大天子之命進之言伐者又未知戎所以施無道于凡伯之身者實何事而春秋直以伐易之也今注者則以謂戎執凡伯也然則變執言伐爾而傳又言以歸猶愈乎執也若伐非執者如傳言可矣今伐則執也譬如曰戎執凡伯于楚丘以歸云爾安得猶愈者乎且以歸何以能愈于執乎又曰

戎者衛也如此乃春秋縱失衛侯之惡歸罪于戎也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郕穀梁曰名宛所以貶鄭伯非
也魯爲大國猶有未命大夫獨稱其名者況如鄭小
國乎

宿男卒穀梁曰未能同盟故男卒也審如傳言又何
以知其非狄道而無名者乎

公及莒人盟于包來穀梁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
及大夫非也莒人即莒大夫微故稱人耳若可言人
不可言大夫及晉處父盟何不曰及晉人盟乎

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曰聘諸侯非正也范甯
矯之是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穀梁曰雨月志正也非也此不
著癸酉則不足以見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莊七年辛
卯星隕如雨不日又不見夜及夜中葬定公雨不克
葬不日又失葬期理自合日豈關不正乎僖二年六
月雨者無他卓詭書月足矣豈關正乎

十年公敗宋師于菅穀梁曰內不言戰舉其大者非
也此語乃與公羊何似吾于公羊旣言之矣

十一年公薨穀梁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非也
無事偶不書正月耳不足以爲據

桓公

元年春王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

臣弑君以爲無王之道非也弟弑兄臣弑君見矣雖書王獨可謂之有王乎

鄭伯以璧假許田穀梁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諱易地也非也實以邠易許者豈可云璧假乎且經但言璧假諱易爲假已足矣諱邠爲璧何差于罪乎且今實以璧易許者何以爲文乎

二年春王正月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非也但不書王與夷之卒遂不正乎

七月紀侯來朝穀梁曰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于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已即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非也六年冬紀侯

來朝猶是前紀侯耳猶是此桓公耳行不加進惡不差減而紀侯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責宜深深則宜日反書時何哉是豈春秋不惡之乎

公至自唐穀梁曰桓無會其致何也遠之也非也隱亦無會何遠之有

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穀梁曰胥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非也吾于公羊旣言之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穀梁說曰春而曰狩蓋用冬狩之禮非也春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云狩是也事在周禮穀梁子自顛倒之耳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穀梁說與公羊相近非也

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穀梁曰何爲以二日卒之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非也國君潛行獨出安所之乎若入于民臣之家則必有知者若獨死曠野是非人情且何以能歷十六日而人不覺乎依倚古事人所不見遂肆意妄說不顧道理甚可怪也

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穀梁曰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非也文稱天王使矣何謂錄父使子乎又何謂微其君臣乎又曰父在子代仕之辭亦非也若子擅代父仕者貶任叔可矣今日天王使任叔之子既曰天王使之矣豈父在使

子自代者邪若曰天王使任叔子代父仕者則是天王已命任叔之子矣無所復譏且不得繫任叔言之也父老而使其子仕亦常事耳天王既以命之與衆卿仕何異哉而穀梁又不當言錄父以使子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穀梁曰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爲天王諱伐鄭也非也直言從王伐鄭文順事明可不煩解矣又妄云舉從者之辭何益哉且安見諱伐鄭之義哉所謂無病自灸者六年大閱穀梁曰平而修戎事非正也蓋以觀婦人也非也但曰大閱安知觀婦人乎

蔡人殺陳佗穀梁說與公羊相近吾旣言之矣

子同生穀梁曰疑故志之非也聖人豈至此乎若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乎且詩云展我甥兮展者信也詩人賢者信魯莊公爲齊侯之甥何有仲尼反疑其先君爲齊侯之子乎就令當時國人有疑之者是國惡無大于此矣聖人曷爲明明揭之乎

七年焚咸丘穀梁曰其不言邾咸丘疾其以火攻與公羊說相近吾旣言之矣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穀梁曰失國也與公羊相近吾旣言之矣

八年正月己卯烝穀梁說與公羊同非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穀梁曰其不言使不正其以

宗廟大事即謀于我也非也若不正其即謀于我者言遂逆足矣不言使何哉言使豈妨其即謀于我乎十年王正月曹伯終生卒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非也五年陳侯鮑卒亦在正月何以不書王正之乎

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穀梁曰弗遇者志不相得也非也此公與衛侯約會于桃丘公後其期矣恥失信故託行而不相遇者也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穀梁曰來戰者前定之戰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爲內諱也此皆非也若來戰爲前定之辭者自無緣復出其人且言及也

豈可曰某人及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乎又豈可
曰齊侯衛侯鄭伯及某人來戰于郎乎且凡結日偏
戰皆前定之戰也何不一一言來戰乎然則不言其
人不言及者非以吾敗也來戰者又非以前定也皆
妄說矣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穀梁曰宋人者宋公也其曰
人何貶之也此非穀梁例也穀梁之例常以稱人執
之為是稱侯執之為非向令書宋公執者得無云斤
宋公以執祭仲乎且齊人執鄭詹何以獨不曰貶乎
文同而義異何哉

鄭忽出奔衛穀梁曰其名失國也非也春秋失國

多矣豈皆名之乎

十二年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穀

梁曰再稱日決日義也非也此飾說爾

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穀梁曰非與所與伐戰也
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非也言之違理乃至于此乎
苟能讀春秋者皆足以知之矣

十三年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穀梁曰戰稱人敗
稱師重衆也非也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
績何為獨不重衆乎且春秋將卑師衆稱師此常例
矣無為忽改

十四年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穀梁曰御廩之災不志

非也。棗盛焚焉，何以不志乎？又曰：以其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亦非也。若壬申之日而災，乙亥之日而嘗嘗之粟出廩久矣，乃其未災者何謂災之餘乎？又曰：未嘗必有兼旬之事焉。若此者，明粟非災之餘可也。欲明以爲災之餘則非也。

十五年會于袤，伐鄭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非也。此先會後伐耳，亦何疑辭哉？且此又非出于仲尼者也。記事之體也。

十六年公至自伐鄭穀梁曰：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非也。去年伐鄭穀梁云：非其疑也者，似言諸侯爲忽討突也。若非爲忽討突，則不得云非其疑矣。今云

危之者，又似言諸侯乃助突攻忽也。若非助突攻忽，則亦不得云危之矣。二者誰能辨乎？

衛侯朔出奔齊穀梁曰：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非也。何以不援鄭忽例自爲失國名之乎？

十八年公會齊侯于灤，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穀梁曰：灤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非也。灤之會伉故不書，遂如齊書矣。可云不伉乎？要之灤會時夫人自不在會，會畢公更召夫人與之如齊耳，非他也。

葬我君桓公穀梁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非也。父之讎不與共戴

天豈限國哉若以齊強魯弱量力不討故君子不責是復讎者常行于柔弱而困于強禦也不亦妄乎

莊公

元年夫人孫于齊穀梁曰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非也夫人前隨桓公之喪還國今復出奔爾豈錄母之變橫生孫文乎如此是聖人率意作經不復記事實也

單伯逆王姬穀梁曰命大夫故不名也非也若單伯爲王朝大夫者如穀梁說可矣今單伯乃魯大夫雖命於天子猶魯臣也君前臣名何得不名哉

築王姬之館于外穀梁以謂變之正也非也魯本自

當以仇讎不可接婚姻上告諸天子不當默然受命此乃春秋譏其捨大卹小以謂未盡臣子道者也何謂變之正乎凡變之正者謂亡於禮者之禮若權死亡者也非謂可爲而不爲以傷禮害義者也若莊公者可謂變於邪矣未見變於正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穀梁說與公羊相似非也齊師遷紀郕郕穀梁曰紀國也郕郕國也非也計齊一師必不能並遷兩國又春秋自當分別以見滅兩國之惡不當合之也辛未取郕辛巳取防兩邑爾內小惡爾猶惡而謹之況兩國乎況外大惡乎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丘穀梁曰於餘丘邾邑也公

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非也春秋之戰伐多何獨病此乎若伐人之國則勿病乎且必若云是果於伐國不果於伐邑也何以爲懲且勸乎又曰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此似晚見公羊之說而附益之者矣

三年葬桓王穀梁曰改葬也非也若改葬何爲不言改乎謂改不可言改卜牛何以言改也

紀季以鄫入于齊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非也此自往入之入而非歸入之入若可受者遂云歸於齊乎其守文而不達理至如此且季之以鄫入齊當以紀侯使之爲說不然是季專土盜邑以畔其君也何以

得字於春秋乎而穀梁曰入于齊者以鄫事齊是真謂季畔矣吾未見其善也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穀梁曰不言滅而曰大去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也非也就令言滅滅人之國豈非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哉又變滅言大去其義不類何休以穀梁爲縱失襄公之惡是矣鄭康成強爲文過吾無取焉

齊侯葬紀伯姬穀梁曰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非也若但云葬紀伯姬者如穀梁說可矣今日齊侯葬紀伯姬此非常文也此其重在齊侯不在吾女甚明公及齊人狩于郕穀梁說與公羊相似非也

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穀梁曰是齊侯宋公也非也安知其不是微者乎若實齊侯宋公而謂之人即實微者又何以書乎

六年齊人來歸衛寶穀梁曰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非也固齊人歸我耳何分之有

七年星隕如雨穀梁以如猶而也言星隕且雨也非也春秋記星隕為異耳夜中而雨何足記乎又曰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以言雨蝨則可也以言雨雪則何著於上之有又曰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以言隕石可也以言星隕則何不見於上之有

秋大水穀梁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非也假令大水

終不能令高下皆有但沒城邑已劇矣況山岳不可沒則大水不必高下皆有也

春秋權衡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權衡卷第十五

穀梁第二

八年甲午治兵穀梁曰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其意謂春秋多之非也軍出而治兵治兵自有常地矣今魯人先出兵而後治治又非其常地故春秋記其非常爾春秋非教戰之書貴其善陣不戰也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穀梁曰不使齊師加威於郕故使若齊無武功而郕自降審如此春秋爲縱失齊師之惡也其意雖欲貶齊存郕其實乃爲齊文過了不可曉

師還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遯也云欲避滅同姓之國示不卒事非也郕雖降齊國實未滅又穀梁曰向

云不使齊加威於邾然則加威於邾者獨齊師耳魯故無罪豈可謂滅同姓哉

齊無知弑其君諸兒穀梁曰大夫弑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非也宋萬豈亦弑而代之者乎公子商人豈非弑而代之者乎

九年齊人殺無知穀梁曰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非也無知弑君以代其位不可復氏公子又上齊人下有無知明無知者齊人之賊亦不煩再氏國爾非謂夫嫌故挈之也無知又非大夫例解之似仍失指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穀梁曰大夫不名無君也非也

齊雖無君大夫猶應有名假令書大夫之名便云齊有君乎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穀梁曰不諱敗惡內也非也古之人有能知之者矣

齊人取子糾殺之穀梁曰言取病內也非也言取病齊耳內何病乎

十年宋人遷宿穀梁曰遷亡辭也非也宿雖見遷國實未亡不得與滅人者同

荆敗蔡師于辛以蔡侯獻舞歸穀梁曰蔡侯何以名絕之也何爲絕之獲也非也秦獲晉侯何故不名又曰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

獲乎亦非也但言敗蔡師何足以見其是獲乎設直言獲蔡侯何害於義而諱獲爲敗乎欲絕蔡侯自合言獲無爲諱其獲以匿其惡書其名以發其獲進不成諱退不成絕徒爲此紛紛也又曰以歸猶愈乎執也亦非也有執者有獲者有以歸者非一物也獲不輕於執執不重於以歸按文觀言亦可見矣

十一年秋宋大水穀梁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非也杞亦王者之後未嘗記其災何歟又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亦非也丘山之顛亦有水乎王姬歸于齊穀梁說同公羊吾旣言之矣

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鄫穀梁曰國而曰歸此邑也言

其歸何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非也紀季以鄫入齊自爲小國非邑也且邑何故不得言歸乎且鄫者紀之別也紀者叔姬之家也人歸其家可不曰歸乎以謂喜得其所乃言歸何哉宋萬弑其君捷穀梁曰卑者以國氏是也非弑而氏之明矣

十三年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穀梁曰是齊侯宋公也非也經無異文例無所推安知是齊侯宋公乎

公會齊侯盟于柯穀梁曰曹劌之盟也尋其意與公羊相似吾旣言之矣

十四年單伯會伐宋穀梁曰會事之成也尋其說與公羊相似吾既言之矣

荆入蔡穀梁曰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按穀梁十年傳云其曰荆者狄之也今又云州舉之也若實狄之則非州舉之若實州舉之則非狄之而兩說並存不知果爲狄之邪其亦州舉之邪若曰州舉之所以爲狄之者凡在夷狄尚不州舉之況楚非真夷狄乎尋究二說似前說本出穀梁後說則掇取公羊之例而續焉者也不然無爲相異

十六年同盟于幽穀梁曰同尊周也非也但云同盟

不足以效其同尊周

十有七年齊人執鄭詹穀梁曰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非也宋人執鄭祭仲邾人執鄆子亦可謂與之乎又曰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亦非也紀履緌鄭宛之類亦同氏國豈卑者則不志乎且若所言卑者不志而鄭詹以逃來故得志也諸侯之國逋逃之臣不可勝紀何不盡書乎假令鄭詹就執於齊不逃來魯者春秋遂不書齊人執鄭詹乎然則書齊人執鄭詹不爲鄭詹甚佞而書亦不爲與齊人執之而書爲詹逃來書耳如此又安取書甚佞及與齊執之之義哉

齊人殲于遂穀梁曰何以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非也春秋本責齊滅人之國而又戍之以自取死亡故令其文如齊人自死於遂耳不謂以無遂故不言遂人盡齊人也又曰無遂則其言遂何其猶存遂也亦非也齊人實死於遂自當記其死所遂國雖滅遂地猶存理合必書豈強存遂乎若春秋不存遂者可云齊人殲于齊乎又曰此謂狎敵也亦非也滅人之國使兵戍之齊則無道矣令齊不滅人國不戍人地者安取此禍乎今穀梁譏其狎敵似惡齊人滅遂未盡戍遂未密不顧遂不可滅地不可戍也十八年日有食之穀梁曰不言朔夜食也非也春秋

闕疑據見而錄何以知其夜食而書乎何休難之得矣鄭玄強爲文過不亦誣人哉假今日始出其虧傷之處未復者是即朔日食矣如不見其虧傷云夜食可也見其虧傷是驗其食非朔日食何也又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此適足以證其當爲朔日食耳穀梁又云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諸侯朝朔尋穀梁此意似云王者日日朝日故日之始出而有食者得見之也按禮記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南門之外者謂明堂位也然則天子每朔先朝日而後聽朔諸侯每月先視朔而後朝廟乎古禮旣已散亡今之說者不同未足怪也雖然如穀梁之言

以述朝日則是以解夜食則非

公追戎于濟西穀梁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非也戎若不來公則無追今以戎來故得追之先言戎伐後言追戎何害於義而必欲隱其一端之實事虛說不使戎邇於我之末節如此反爲戎未嘗伐我公自妄追之也若不言戎之伐我欲以明不使戎邇於我者則春秋所書伐我是皆使其邇於我乎又曰于濟西者大之也亦非也旣不言戎之來又不言濟西則當但云公追戎矣未知追之於何所耶然則此理所必書何大之之有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穀梁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非也魯誠欲自託於大國者豈敢以媵婦之名而遣使者以取戾於霸主哉使者銜媵婦之命而遂要大國之盟是乃要盟矣何謂辟要盟乎假令魯以專使參盟於大國雖不得盟而無怒今乃飾卑者之任而干大國之重魯何倒行逆施而爲此哉且魯乃欲辟要盟故使者以媵婦往不以要盟往也其意欲持兩端若得盟則固曰吾來盟也不得盟則將曰吾非盟之求而婦是媵爾今結旣得盟而春秋猶記其媵陳人之婦何哉且魯之爲此謀者欲以誑齊宋乎則亦必誠有陳人之婦者乃可施其謀矣無陳人之婦則不成

為媵而傳又言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乃似虛為此名爾非實有陳人之婦也推其意無一可曉者豈誠魯人之事哉豈誠魯人之事哉

二十二年肆大眚穀梁曰為嫌天子之葬也非也若魯欲葬文姜而自為此者子固無赦母之道若仲尼嫌文姜之葬而書此以示義者則春秋之文無從而生若赦出於天子者何必緣文姜之葬哉且文姜之存猶莫之討也今死矣反待天子而葬乎此皆不然者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穀梁曰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

命以執公子然則穀梁謂凡公子未命為大夫皆得稱公子矣非也公子雖親然天下無生而貴者是以命為大夫則名氏得兩通未命為大夫則得稱名不得稱公子觀小白去疾亦可以見之矣

二十三年荆人來聘穀梁曰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非也此乃使臣得言荆人爾即欲進之使稱人者何不變荆云楚而反冠人以荆乎荆為狄之人為進之且進且狄乎賞罰亂此吾所不曉也

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覲用幣穀梁曰禮大夫不見夫人非也君祭於廟大夫夫人俱在其中可得勿見乎然則不見者殆謂不常見爾今夫人始至而大夫見

之是禮然矣何謂非禮乎

赤歸于曹郭公穀梁曰赤者郭公之名然則春秋何苦不曰郭公赤歸于曹乎言郭公赤足以見其爲國若言歸足以見其外歸而顛倒迷錯如此何哉梁亡鄭棄其師紀侯大去其國雖指意卓犖然文義自明未有改易首尾如此者也蓋有不知而作之者豈謂是邪

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穀梁曰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非也天子大夫可不名耳若天子命之爲此國大夫者可得不可名乎吾於公羊旣言之矣伯姬歸于杞穀梁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

使文奪其使文矣故莒慶之來不得復曰逆女亂於逆君夫人者也然則書叔姬自其理然豈惡其接內哉凡夫人而越境逆女此誠春秋所貶者然而以謂書叔姬者不與夫婦之稱不亦繆乎不亦繆乎

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穀梁曰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非也凡道春秋通例皆曰將卑師少稱人何忽至於此而以謂微之乎又曰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亦非也齊有罪則微齊衛有罪則微衛則可謂明矣今欲微齊因遂微衛齊則有罪矣衛則不知也而曰不可不人衛所謂不可者安在哉又曰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

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亦非也衛欲戰則衛及齊齊欲戰則齊及衛春秋惡戰故常分別禍之所從起耳不爲國大小也又曰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亦非也設令齊將尊師衆而敗衛將卑師少而勝豈得不書師敗於人哉春秋之義王道也春秋之事史記也聖人豈必私以己意增損舊史而後見其道哉

築微穀梁曰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非也此自築邑爾非園囿也以園囿解之惑矣大無麥禾穀梁曰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非也於是經無水旱之變安得忽無麥禾哉說者

或云實秋水傷稼諱之不言或云土不稼穡二物不成或云不勸農事故無災而饑皆失也若有秋水何故不書苟民食不足國家且危而顧避恥諱忘遇災而懼之意豈春秋之訓哉若土不稼穡不勸農事者魯應猶有合廩之舊不應遂至告糴於鄰國也又春秋當書麥禾大無不當反書大無麥禾也且麥禾之相去遠矣方其無麥則固書麥大無方其無禾則固書禾大無何乃待無禾然後書無麥哉近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知水傷之也麥強而苗弱二者俱無非待苗乃書麥也或謂一災不書是又不然墮霜殺菽菽一物也何以獨書乎推驗事實由魯不務蓄積日

損月削以至於麥禾大盡而後覺之非今歲之事也是以不言水旱亦不言饑明是歲實無水旱民實不饑或曰如此當曰麥米不當曰麥禾吾曰古者無道禾非米者聘禮有禾有米不云禾非米也古之行禮用禾者多然則魯實無禾不足以待國用非無米也二十九年城諸及防穀梁曰以大及小也非也若言諸防則似一城故從所先城記爾

三十年齊人降鄆穀梁曰鄆者紀之遺邑非也何以必知其紀之遺邑乎

公及齊侯遇于魯濟穀梁曰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非也設若外爲志又志相得者便云公會

齊侯遇于魯濟乎

齊人伐山戎穀梁曰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又曰則非之乎善之也非也春秋以人貶之云爾豈曰以人愛之云爾貶則人之愛則人之誰且能識其善惡哉

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穀梁曰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非也去年齊人伐山戎穀梁所以知其當爲齊侯者正以今年來獻捷者乃齊侯故也然則齊侯已伐山戎又來獻捷爾何以見其是使人乎魯雖欲內齊豈可便不殊齊侯之使假令稱齊侯使人來獻捷文何以異於齊侯來獻捷也若都不稱

齊又不言來則信可謂內與司矣今既稱齊又曰來
獻齊非吾國也來非不外也雖匿其使名猶是齊來
獻捷也安見內乎又曰軍得曰捷戎菽也按菽者豆
耳齊侯伐山戎乃取其豆與諸侯不近事理疑菽者
非狄字也穀梁解此戎者即非狄也非字類廿狄字
類菽傳寫訛謬又并爲一字不然無爲如此妄解
三十二年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穀梁曰大齊桓也非
也諸侯相遇常事耳何大之有
子般卒穀梁曰日卒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非
也若有所見又不日者豈不益明乎何若日之與正
卒相亂哉用此觀之非聖人之意明矣

公子慶父如齊穀梁曰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
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非也閔公不書即位足
以起子般之弑爾不足以見慶父之賊也春秋記諸
侯大夫之奔甚多不必皆弑君也書慶父奔亦何不
可哉且慶父親弑其君此魯國人人之讎奈何反掩
匿蔽覆不明白其奔使弑君之賊不見乎又文十八
年十月子赤卒其下則季孫行父如齊子赤卒不日
亦有所見也若以慶父之例推之則行父亦弑子赤
者邪何謂書如齊

閔公

元年齊仲孫來穀梁曰外之也疏之也非也吾於公

羊既言之矣

二年公薨穀梁曰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非也所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者言比其葬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既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此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不以討母葬子何足爲義乎又所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者公穀有其說而不盡何也凡君弑賊不討不敢葬父弑讎不復不敢葬不敢葬則亦不敢除其服是故寢苦枕戈志必復而後已此賊不討不書葬之義也此所以春秋有其賊未討雖久弗葬而弗非也

慶父出奔莒穀梁曰其言出絕之也非也內大夫之奔亦自多言出不必慶父爾

齊高子來盟穀梁曰不言使不以齊侯使高子也非也齊桓前不討慶父者獄有所歸魯又立君不得討也今慶父復弑閔公自知罪大而出齊桓能遣其賢臣鎮撫魯國之社稷功已厚矣爲之者高子謀之者桓公也今欲褒人臣而不及人君欲過尊有功之臣使不繫於其君豈春秋之意邪儻陳力建功人臣而獨專其美則九牧之君何望焉堯任伯鯨治水而水害益甚誅鯀命禹烝民乃乂不聞仲尼卑堯德於禹高禹功於堯而以爲不以帝堯使伯禹也何況齊桓

而反深責乎可謂闇於大體矣

僖公

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穀梁曰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非也此若當貶則春秋方貶之又何遂其意乎此若當褒則次非救者乃非所褒亦不可遂其意也吾欲問褒貶之意決何若哉又曰何用知其是齊侯曰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亦非也曰次于聶北救邢者其次桓公之意已見矣何至又更齊侯曰齊師哉即實齊師又何以明哉且齊侯自以過貶稱師爾曹伯非有過也何

乃亦貶從師乎且直言齊師曹伯者有何不可乎且曹何以無師先王之制大國三軍其次二軍小國一軍軍即師也曹又次國不宜獨無師又曰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亦非也如穀梁之意宜曰以其貶之不言齊侯乃可爾如不足乎揚未可便貶也言齊侯適中矣然則穀梁於此都失褒貶之所在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穀梁曰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非也審如穀梁言者齊侯乃足揚矣猶曰齊師何邪且使之如改事何故見其美即不改事反不美乎獲莒拏穀梁曰惡公子之給非也古之人有知之者

矣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穀梁曰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非也向者孫于邾何以不去姜乎又曰或曰爲齊桓公諱殺同姓也亦非也夫人挾小君之尊而殺二子魯人終不敢討也桓公爲伯主疾禍亂之所生豈得顧同姓哉此非春秋所恥也非春秋所恥則亦非春秋所諱矣

二年城楚丘穀梁曰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非也邑亦謂之城爾若不謂之城當謂之何哉又曰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非也定之方中之詩曰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其辭曰定之方

中作於楚宮揆之以日作於楚室又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下云其吉終焉允臧由此以言文公先徙居而後建城市不得云衛未遷也又曰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非也不言衛之遷者魯史所無爾非仲尼擇焉而不存者也凡事有當記而經不見者可勝說邪獨舉此而言似穀梁亦以春秋爲據百二十國寶書而作者

虞師晉師滅夏陽穀梁曰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非也假令書虞人晉師者豈不益見其罪乎春秋之例主兵者序上蓋惡用兵也

豈曰以國大小爲序乎若誠以國大小爲序者如穀梁說可矣如不以國大小爲序又何必妄解哉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穀梁曰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非也誠有此美者春秋之文何能勿褒之又曰遠國稱江黃爲諸侯皆來至也亦非也周之諸侯千八百餘其後稍稍相并猶應千餘若貫之會皆來至則江黃之外尚有遠國不獨江黃而已不當舉江黃爲最遠吾於公羊旣言之矣

春秋權衡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權衡卷第十六

穀梁第三

許男新臣卒穀梁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非也書卒于師不足貶桓公不書卒于師不足褒桓公諸侯之死當地不當地自有常義不必詭文以伸桓公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若然齊人執鄭詹何以謂之與執乎且齊爲伯主陳其屬國大夫有罪所當執也必無踰國執之者將安執之乎

公至自伐楚穀梁曰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非也凡穀梁所

說致君之義苟取臨時而無通理不足致詰者也豈知致者歸格告致之事乎

五年晉人執虞公穀梁曰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非也五等之爵有尊卑矣褒貶進退宜以其類豈有貶之而反崇其爵哉且仲尼欲以見虞公不仁猶其民執之者則宜若梁亡之例書虞執其公則可謂云爾已今春秋乃曰晉人執虞公非其下矣何謂其下執之邪

八年用致夫人穀梁曰言夫人而不言氏姓立妾之辭也近之矣未盡也夫稱夫人而謂之用致此立妾

之辭也不言氏姓不爲見其妾也蓋有深義矣非穀梁所能見

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非也欲云弑其君則一年不二君欲云弑其子則子不可特稱欲云子奚齊且亂於里克之子欲云晉里克殺晉子則子當繫先君而言且不當殊晉子於里克也故云君之子爾以謂國人不君故繫於君可謂言辭而理非

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穀梁曰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非也假令重耳賢便可弑彼以

立此乎又曰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亦非也夷吾既云是又將殺我矣此其責弑二君之言也可謂殺不以其罪者乎

十二年楚人滅黃穀梁曰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非也書楚人滅黃何以見其閔乎且穀梁謂滅國有三術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夫黃非夷狄也今滅而書時是屈之使從夷狄矣曾以是爲閔乎

十四年沙鹿崩穀梁曰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非也春秋正名名者出於理者也無崩道則亦無崩名矣今謂之崩而曰無崩道可謂理乎然則沙非山名也

鹿非山足也謂沙鹿山是也謂沙山之鹿非也

冬蔡侯貜卒穀梁曰諸侯時卒惡之也非也君薨臣赴赴以日月此禮之常也臣子少慢則赴不具日月大慢則都不赴春秋不改者因文可以見也若必以惡此君則卒書時者鄭厲公衛惠公內則篡國外則叛王何爲春秋不惡之哉

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劉子曰以穀梁例言之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於此宜問曹無師其曰師何曹伯也曹伯則曷爲不言曹伯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乃可以充穀梁子之例矣而於此遂都不言何哉豈

齊侯伐厲爲有罪當貶稱師乎抑齊師無罪曹伯有罪貶稱師乎向者牡丘之會亦先次後救事與聶北同何不曰齊師宋師陳師衛師鄭師許師曹師盟于牡丘遂次于匡乎推此以較前後知所謂曹無師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皆妄說雖使穀梁復生雅亦不能持其論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穀梁曰晦冥也安知非晦朔之晦乎又曰夷伯魯大夫也說者因謂夷謚伯字也亦非也吾於左氏既言之矣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穀梁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非也凡爲君而見獲苟不失民

將焉取之顧春秋所以不書師敗績者舉君獲爲重耳且穀梁以宣二年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爲盡其衆以救其將明華元之得民然則華元以敗績得民爲褒晉侯以不敗失民爲貶即有上不及華元下不爲晉侯而獲者春秋欲何書之今以一爲褒以一爲貶未有常辭也吾請求其常辭如何

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穀梁子曰日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非也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與五石爲一日故分別之耳穀梁本以日月解經因此以誣聖人欲後世信之豈實然乎

公子季友卒穀梁曰稱公弟叔仲賢也非也言季友

之賢不過季子來歸足矣死之日非復賢也且書季友云賢則書仲遂亦可謂賢乎

十七年滅項穀梁曰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爲賢者諱也非也吾旣言之於公羊矣

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于贏穀梁曰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非也正月伐齊者宋公也五月戰于贏者宋師也戰不言伐於此何妨乎又客不言及言及以謂貶矣莊二十八年齊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彼時穀梁亦以春秋惡齊則何不使齊及衛乎鄭玄爲穀梁起廢不能深見舉之病反舉衛人以爲比是藥之使亟也

邢人狄人伐衛穀梁曰狄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非也吾於公羊旣言之矣

二十年西宮災穀梁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謚言之則如䟽之然以是爲閔宮也非也穀梁不云親之非父尊之非君繼之如君父者受國焉爾者乎何爲不可謂之新宮且新宮非禰宮也以新宮近禰宮而更謂之西宮是推而遠之矣比稱謚不亦愈䟽乎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穀梁曰以重辭也非也直云執宋公以伐宋文理盡矣不可改易非於其間曲有輕重也

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穀梁曰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非也適宋公以師敗乎人爾春秋據事實錄非以爲褒貶也今年及邾人戰于升陘穀梁曰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蓋指魯公公尊人卑何謂未有以尊敗乎卑者哉又曰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吾不知於春秋何以爲驕其敵何以爲不驕其敵其驕其敵也如何褒之其不驕其敵也如何責之所以爲褒之責之也如何書之今此宋公穀梁以謂不驕其敵者於經何以驗之哉又曰衆敗身傷七月而死如此何不

書宋公敗績乎鄭玄雖強爲解不足文之又曰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似責宋公不早擊楚於險而失機會也何其悖乎如宋公之用心不鼓不成列慄慄乎忠厚有德之人哉雖師敗國削猶非其恥也春秋豈惡其不能以詐取勝哉凡泓之戰公羊以爲褒穀梁以爲貶言貶者非也言褒者亦未是吾各論之矣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閔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非也假令但書伐宋不書圍閔豈不惡之哉惡之不待圍閔而見亦何必書圍閔哉若復一國以惡報惡伐而不圍則春秋遂可虛增圍邑以見之乎

宋公茲父卒穀梁曰其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非也宋公不忍厄人於險而致敗爾豈不教民戰者乎審如穀梁言泓之敗何不書宋棄其師乎周末時諸侯交爭恥守信而好奇功故穀梁子亦以宋公爲非
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穀梁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非也春秋非孔氏家牒當爲後世書法耳何得擅諱其祖名哉且傳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又曰臨文不諱若詩書執禮皆雅言而臨文不諱安得諱祖之名遂不書乎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穀梁曰蓋納頓子者陳也非

也觀其文可以見其繆矣又何辨乎

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穀梁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非也直云衛子莒人豈不可乎在春秋之中此類多矣何獨至於慶也而目之乎向令但會莒慶而無衛子謂之目云猶有可諉今衛子之外又目慶也吾知穀梁必將窘於此而莒無大夫之說不可復恃矣

二十六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穀梁曰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此例亦多矣何爲獨發於此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穀梁曰人微者

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按穀梁例莒人民驅牛馬曰侵今齊爲無道至如此矣追之是也反蒙不正之貶乎又曰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弗敢及也內辭也然則穀梁譏公之弗敢及又何云追之非正乎

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非也楚自以人伐宋公自以師伐齊人之與師異矣豈一哉吾於公羊旣言之矣

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穀梁曰再稱晉侯忘也非也即實再出何以知之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穀梁曰先名後刺刺有罪也非也會不言所爲言所爲皆譏也然則刺不言所坐言所坐皆諱也少文矣

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穀梁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非也向若稱晉人執曹伯則穀梁毋乃又如齊人執陳袁濤塗而譏其踰國以執乎

盟于踐土穀梁曰諱會天王也非也若實會天王者罪大矣可得諱乎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穀梁曰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此語無理蓋不足辨又曰鄭之名失國也亦非也諸亡國者春秋尚不忍悉名之況鄭之國未

亡乎又衛侯前出奔今復歸失時可謂失國未嘗名復歸可謂得國反名之此乃吾所不解也

天王守于河陽穀梁曰全天王之行也非也天子巡守者巡所守也云天王巡于河陽可矣言天王守于河陽何哉

公朝于王所穀梁曰朝于外非禮也然則天王在是諸侯可勿朝乎又曰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非也溫與河陽大同小殊非一地也言諸侯天王大小反不明必待地乃明乎又曰日繫月月繫時以晉文之行事爲已顛矣亦非也晉文行事之顛豈患不見乎必待日月乃見哉此皆不

足以論春秋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穀梁曰此入而執非也正自執之爾何必入乎

曹伯襄復歸于曹穀梁曰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非也即天子免之何故猶名乎且衛侯鄭復歸于衛穀梁謂其名者失國也今如曹伯襄但見執爾非失國也何故亦名

二十九年介葛盧來穀梁曰其曰來卑也非也牟人葛人亦可謂卑矣何以得言朝哉

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按穀梁前二十八年云鄭之名失國也然則此非失國者何以亦名之又前云復

者復中國歸者歸其所然則此亦復中國此亦歸其所何不曰復歸乎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穀梁曰此言不敢叛京師也然則此固魯公當時意爾春秋據事先後而書本無異者何強解乎

三十一年乃免牲穀梁曰乃者亡乎人之辭非也此又自當云乃非若乃克葬而克葬可移易者也何謂人亡乎

三十二年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按十七年齊侯小白卒穀梁曰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然則小白不正卒不得書日以其不正前見故得

書日也今重耳亦不正者其不正前未嘗見則卒不當日而日之何哉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穀梁曰不言戰而言敗狄秦也非也此傳云晉人及姜戎要而擊之殽夫要而擊之則非戰矣春秋可得強書戰乎且平心論之晉則背殯厄人於險而秦反見狄不亦誤哉又曰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此吾所不知也又云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吾則知之矣此傳妄也穀梁公羊左氏三家說經多同異不相能久矣此之所是彼以爲非彼之所是此以爲非未易據此難彼也吾欲且置彼二家之言秦穆賢而以詩書決之

儻可乎按詩秦自襄公始為諸侯及穆公而大矣言穆公之事不聞自殺之戰而狄也若求於書秦穆公敗於殽悔過自責作秦誓仲尼取以次三王之末因此論之秦之不為狄自殺之戰始則可矣未見其始為狄也

文公

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穀梁曰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非也即不日者乃不謹商臣之弑乎日之何當二年及晉處父盟穀梁曰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非也公盟不日者多矣何以能必之

四年逆婦姜于齊穀梁曰逆者誰也親迎而稱婦或者公與曰公也非也穀梁既云親迎而稱婦則稱婦乃宜也又何以見其非成禮於齊乎非責也且今非成禮於齊者云公如齊逆婦姜足矣文不當沒公沒公者唯所隱諱乃然耳至於刺譏常事未有沒公也此似不識春秋不但失解而已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穀梁曰兼歸之非正也非也春秋惡歸之云乎豈曰惡兼之云乎又曰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亦非也宰咺豈周事之用者乎何以言來

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穀梁曰閏月者附月之

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非也閏月亦有政可得勿告乎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七年三月甲戌取須朐穀梁曰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非也設不日則聽其取乎諸取邑不日者皆聽之矣

宋人殺其大夫穀梁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非也若有罪何不名之乎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穀梁曰其曰諸侯略之也不知略之者何故哉此似不了直強言之爾

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穀梁曰以其官稱無君之辭也鄭玄解云謂無人君之德皆非也

既有大夫矣何謂無君又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並尸三卿傳曰禍於是起矣亦可謂無君德者則曷爲不以官稱之

九年葬襄王穀梁曰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非也上云得臣如京師者即會葬之人矣何謂不葬乎故以日月爲例其膠固至如此

夫人姜氏至自齊穀梁曰卑以尊致病文公也非也夫人歸寧禮也反致於廟禮也夫人出不致者皆非禮也致者何病乎文姜哀姜縱恣出遊反皆不致也如穀梁言是不病哉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榖穀梁曰秦人弗夫人也非

也秦人唯以夫人之禮視成風故來禚之耳豈云弗夫人乎且穀梁謂魯人逼秦使來禚乎固秦人自來禚也若魯逼秦云秦人弗夫人可矣若秦自來豈端欲慢魯君之祖母弗夫人哉

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穀梁曰不言帥師而曰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非也不言帥師者將卑師少爾有何可疑哉又曰何爲不言其獲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云魯既射長夷之目又斷其首是以諱之亦非也穀梁本意謂長狄一人力足敵衆故變獲言敗者起長狄之強也既變獲言敗敗即獲矣又安得不言獲爲魯諱之說乎且如何

爲文哉季子敗莒師獲莒拏穀梁以謂春秋貶之今得臣獲長狄穀梁以謂春秋諱之事相同也而是非不一誰能知之邪要知此非長狄吾既言於公羊矣十三年公及晉侯盟還自晉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非也畢則云未畢則云未畢且畢且未畢如何可爲義乎

十四年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穀梁曰私罪也非也何不用陳袁濤塗鄭祭仲例以解齊人乎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穀梁曰其以官稱無君之詞也非也有司馬矣何謂無君乎必無君者如齊大夫盟于薳乃可通爾且華孫來不稱使以解無君可

也指司馬而謂之無君不亦悖乎

齊人來歸子叔姬穀梁曰父母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非也郊伯姬來歸者此有罪見出者也齊人來歸子叔姬者此無罪齊人強出之者也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猶曰齊人來歸子叔姬云爾凡諸侯出夫人禮皆有大夫將命則郊伯姬亦當云郊人來歸伯姬所以春秋直云郊伯姬來歸者伯姬有罪父母當受之而辭不教者也

十六年毀泉臺穀梁曰喪不二事二事緩喪也以文為多失道矣非也但毀一臺何能令緩喪乎聲姜九月而葬所以緩者亦猶作僖公主矣豈為毀臺乎又

曰自古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按穀梁本以緩喪為譏復出此者又似晚得公羊之說而附益之耳非一家學也

十八年子卒季孫行父如齊吾既言之於莊公末年矣

宣公

元年會晉師于棐林穀梁曰大趙盾之事也非也即大趙盾名之是已無為沒其名也且卿大夫不得會公侯春秋之常也今晉侯不行趙盾專國亦無貶則善矣曷為大之邪

二年獲宋華元穀梁曰言盡其眾以救其將也然則

韓之戰不得獨云晉侯失民

三年乃不郊穀梁曰乃者亡乎人之辭吾既言之矣
五年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穀梁曰不正其接內故不
與夫婦之稱非也吾於莒慶既言之矣

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穀梁曰其不言帥師何也
不正其敗前事非也將尊師少稱將此通例也爲穀
梁者皆用之矣何忽昏妄乎即以謂命卿之將舉當
言帥師者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不言帥師
以何事敗之哉

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穀梁曰復者事畢也非
也遂受命而行辭病而反此春秋所惡也乃加事畢

之文爲之文過何以訓事君

仲遂卒于垂穀梁曰其曰仲何也踈之也是不卒者
也非也即春秋欲踈之何不但書遂卒若無駭所使
乎且春秋欲踈弑君之臣不書其氏反書其字何爲
哉

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穀梁曰葬既有日不爲雨
止禮也非也朝會常事耳雨露服失容則廢朝會況
葬者大事所謂慎終追遠人情之所不忍忽忽者也
豈反冒雨不待成禮哉徐邈云士喪禮有漆車載蓑
笠疑葬當不爲雨止非也漆車載蓑笠者固未葬
禦雨之用爾

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穀梁曰其地於外也其日未逾境也非也未逾境猶在國爾何得書其地然則扈者他國之地名非晉地也

十年齊崔氏出奔衛穀梁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非也凡春秋褒善貶惡而已矣舉族而奔何足記哉且穀梁曰使舉上客而不稱介客重而介輕故也今崔杼則重崔族則輕輕重相冒書於春秋何其不憚煩乎

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穀梁曰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非也若不尊之但云王季乎則與王猛何異哉但王季何以得指以爲王子哉以義理推之季

者少也曰王弟可耳如穀梁之言季旣王子矣何以不直書王子乎意者王者之尊其子不得以其屬通哉王子虎何以書也今斷王季於上析子於下不可訓解皆謬說也

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穀梁曰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非也言楚人殺者乃明徵舒有罪爾且先言入後言殺可謂內徵舒於陳乎夫春秋記事之書也先殺而後入皆其實錄矣豈紛紛然更易古事以便私意哉

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穀梁曰平稱衆上下欲之也非也暨齊平何以不曰暨齊人平乎又曰外平不道

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非也楚人圍宋經歷三時幸而得平以告諸侯故魯史有其事耳且外盟會常書外平何以不可書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穀梁曰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皆非也頃遂譚溫梁繒蔡號皆中國也不日潞子甲氏舒鳩陸渾皆夷狄也不時又穀梁傳不見說附庸滅者今學者則皆以卑國爲附庸而穀梁乃指夔子弦子爲微國按爵稱子非附庸明矣不知穀梁誤以夔子弦子爲附庸邪抑學者誤以卑國爲附庸邪有卑國無附庸有附庸無卑國了不可推也又曰其日潞子賢也亦非也其

意以謂夷狄稱子則是褻矣不知夷狄之爵正自當子非以賢故進之也豈有國滅身虜而得爲賢者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穀梁曰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非也凡殺大夫稱其者皆君也豈可云王札子殺其大夫召伯毛伯乎又曰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亦非也春秋撥亂君臣皆譏苟有兩下相殺亂孰甚焉可得弗書乎

十六年成周宣榭災穀梁曰周災不志非也宋災猶志況周災乎大凡災異之發主人告災不告異諸侯弔災不弔異理當然也後世道衰災異並告春秋因而書之以通人情無擇於周獨不志也

十八年邾人戕鄆子于鄆穀梁曰戕殘也挽殺也按穀梁但言挽殺而已不言邾人何人也鄆子何爲以見殺有罪乎無罪乎漫不可知

王順

春秋權衡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